



## 外婆家的暑假

□王晓晖

外婆管扁豆叫“沿笆豆”，它的藤蔓总是沿着篱笆肆意游窜、繁衍。紫色的扁豆长紫色的茎，开紫色的花，结紫色的荚，扁豆爬满篱笆墙的时候，暑假也就到了，这照例也是我们几个表兄妹、堂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。

外婆有七个子女，成年后分散到各处，二舅一家在南京，大姨妈、六舅在镇海，三舅在宁波，大舅和我家在大碛。留在身边的最小儿子七舅就在附近的中学教书，假期俨然成了“小人头脑”。平时难得一聚，暑假里外婆家最热闹。

外婆家在石湫，紧邻新路岙水库。石湫是个古老的地名，据说早在明代时就建有石湫碛。“跌落水，碌落柴，嫁因要嫁石湫街”，石湫依山傍水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。石湫老街有各种店铺，逢五、十有大集。早些年小岭脚、杨岙等地的山民会到这里采购生活物资，也会带山货出来售卖，所以，石湫街曾经是很繁华的。临街大多是两层的木结构楼房，鳞次栉比，排门林立。后来，交通日渐便利，人们习惯了去物资更为丰富的大碛头镇集市，石湫老街逐渐沉寂。但在假期里，那些生意清淡的店铺总会迎来短暂的旺季，口袋里有些小钱的时候，少不了跑跑老街，去买装在大玻璃瓶里的彩色弹子糖，或是方方正正的苔条饼。那里的柜台高而且老旧，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得着，兄弟姐妹几个像风一样穿行在老街的石板路，从街的这头到那头。

穿过石湫街，就是外婆家。几间平屋，几陇菜地，用细竹枝扎的篱笆；周边是稻田，前面有小河缓缓淌过，安静而惬意的“田园”就是童年的外婆家。

早上，我们还没起床，外婆就已经跟她的鸡说上话了，公鸡们一个个被拎出了鸡窝，外婆给它们准备了剁碎的菜叶子和米糠搅拌的早餐。生蛋的母鸡要区别对待，每只都要接受检验，外婆一手提溜着它们的双翅，一手探到它们的屁股摸索着，如果里面刚好有即将娩出的鸡蛋，这个母鸡就只能呆在鸡窝里，等生好蛋才能出去活动，不然，玩性太重的母鸡通常会随地产蛋，把蛋产在竹林里、砂土地，或者干脆就让你无处找寻。

门前的小河不宽，水清浅，河这边是石湫村，河那边是新河村。河埠头是外婆经常光顾的地方，家里收拾停当，就去河边洗洗涮涮。七舅则会在河里沉上几片棕榈树叶，一般头天晚上放好，第二天一早，再把扇形的叶子牵上来，上面衍满了螺蛳，轻轻一捋一大把，把它们拣回家，用清水养干净，隔天桌上搭花色的荤菜就有了。偶尔也会有大个头的田螺，舍不得吃，养在天水缸里，据说可以用来清理水垢、清洁水质。小河里还多水蛤、河蚌，七舅见到了也把它们捡回家，用石头连壳捣碎了给鸡们打牙

祭，公鸡吃了猛长个，母鸡吃了下蛋勤。

屋子周围的水田这个时节全都插上了水稻，绿莹莹的一片。稻田旁的沟渠宽且深，太白山涧流下来的水非常清冽，沟渠里有各种各样的溪坑鱼，大多身披花纹，色彩斑斓；还有石蟹以及它们打的洞，看洞口有新鲜的蟹爪挠过的痕迹，或是仔细察看有水波纹的轻颤，石蟹一般就躲在洞里面。我们也会在沟渠的两头筑上“堤坝”，再舀掉里面的水，令泥鳅或是小鱼在泥浆中无法呼吸，都哑巴着嘴浮上来，小鱼成群结队，个头又极“迷你”，正好把它们养在蛋壳或者玻璃瓶里，放上几根水草，成了我们心仪的玩物。

暑假的餐桌上少不了外婆“自留地”里的蔬菜，扁豆、豇豆、茄子、蒲瓜，简单地翻炒、烹煮，保留它们的本味。外婆用柴火烧饭，炉灶口上方挂一个大铁壶，吸收火的余温。有时，饭菜烧好了，水壶里面的水也开了，但这样烧出来的水有一股油烟味，且柴火气重。而大饭镬的羹架上蒸着南瓜，或是芦稷、玉米，揭开锅盖，则芳香四溢，催人食欲。有时，外婆也会在饭镬里炖一碗蛋汤，让蛋液凝结成醇厚鲜香的滋味。

偶尔我们也包韭菜鸡蛋馅的饺子，在七舅的带领下，分工协作。用酒瓶子当擀面杖，包出形状大小各异的饺子。包饺子的日子，无疑是假期里的“节”，七舅通常会去老街的杂货店买几瓶桂花汽酒，呷着汽酒，吃着饺子，每个人心里都吹着快乐的小气泡。

夏季也是吃鞭笋的季节，邻家有一片竹林，鞭笋的嫩芽有时会拱到外婆家的柴草房里面，我们隔几天就在柴草房里面倒腾柴草找鞭笋。柴草房顶上爬满了葡萄藤，葡萄结果了，有的青有的红有的紫，葡萄结在屋顶，够不着，我们就用晾衣服的晾竿去打，紫色的葡萄打下来也是酸的，但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。

柴草房里还有七舅侍弄的几只长毛兔，白色或灰色的兔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它们的牙齿总是不停地长，不停地磨牙，它们的牙齿磨得跟锉刀一样锋利，吃蔬菜一样把兔笼吃掉了一个角。整个假期，七舅一直在修补他的兔笼，一直在找寻吃掉笼子而逃窜的兔子们。

快乐的假期总是短暂的，就像兔子们的尾巴。开学季之前，表弟表妹们陆陆续续被他们的爹妈领走了，而我也要回家了。走出许多路，回过头，看到外婆穿着青灰色大襟布衫的轮廓，她还站在墙角那一畦“沿笆豆”旁边，目送着我们。

后来，外婆年老了，去往另一个世界；兄弟姐妹们长大了，也过暑假了，我们似乎已经好久没有聚在一起了。或许，跟世上的大多数人一样，走着走着，我们也就走散了。

## 骑车有感

□杜福强

三十七岁生日那天，我给自己买了辆自行车，近半年来老是恍惚，一成不变的工作内容、两点一线的上班行程，生活仿佛已荡不起半点激情。

家离单位十多公里，第一天起了个大早，迎着朝霞出发。看着两旁的葱绿，闻着露水的清新，浑身透着清爽，那种劲儿是挣脱了驾驶室谨慎后的自由，是接近地气的踏实。然而，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脚力，后半段速度不济，第一天骑车上上班就迟到了。

忙完一天，畅快的下班路来了。高耸的樟树站在远处招手，和煦的夕阳斑驳投射在路上，接孩子的母亲正询问晚饭的菜样，一派市井生活图景徐徐展开。转个弯，突然闻到一阵芳香，循味探去，一池荷花正昂首挺立。停下来，顺着风的方向闭上眼睛，突然鼻子一酸，这种熟悉的味道让我想起了孩童时代，想起了两年未回的家乡，疫情阻断的路却在这个平凡的傍晚被再次忆起。

毛姆说，“每一把剃须刀都有其自身哲学”，一种行为每日坚持一点总会给生活带来些许改变。恶劣天气是骑车的第一重障碍，还记得台风烟花登陆前，我骑着车跟呼啸的东南风撞个满怀，蹬不动，用力还是蹬不动，干脆推着走，嘴巴吹歪也挡不住大声吼唱“我要像风一样自由，像天空一样坚强！”那一刻，仿佛又回到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年。回家后，老婆看着我一头蓬草样的头发，一句“也不看看自己几岁了，还像小孩一样！”直接把我燃烧的火苗浇灭。在理性面前，感性有时候那么苍白，只是若缺少了感性，那坚持的动力和生活的惊喜又怎会有呢？

待新鲜感过去，第二重障碍也随之而来，为什么要骑车？为了健康，好像比这有趣的锻炼方式有很多；为了逃脱，好像墨守成规的工作也有放空的时候。那就只能是探索，给生活加点佐料，而骑在路上也是种思考。作家村上春树喜欢跑步，更喜欢在跑步中思考，而他的灵感就来源于脚和地的摩擦。没有深奥的哲学，只有直观，回归本我，享受当下。

骑了一年多的车，从开始寻求解脱，到磨合期不断说服自己坚持，再到不骑车就感觉缺点东西。好几次傍晚，当我的车轮压过新铺的马路，眼前总会浮现出高中暑假吹着口哨穿过小城每一棵梧桐树下的情景，这究竟是种回归，还是自行车让我再次邂逅了青春？

一年多来，我见证了高架平地而起，听着默默的泥土飘出的商场讯息，闻见一排排尾气冲散冬晨的清新。变，或许是种前行；不变，却可以定格永恒。骑车让我回归，何乐而不为！

总第7001期

配图 李昊天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